

【文学艺术】

关于莎翁悲剧《哈姆雷特》的评价

柴 军

(长安大学 外语部,陕西 西安 710064)

摘 要: 在评价莎翁悲剧《哈姆雷特》时,一反传统的作法,没有讴歌其主要人物哈姆雷特,恰恰相反,对几百年来被人们斥为弑君者的卑鄙小人克劳狄斯从一个新的角度,给予了一定的重视。此外,从两个方面对《哈姆雷特》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关键词: 哈姆雷特;克劳狄斯;王权;弑君;悲剧

中图分类号: I10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2)01-0052-04

An analysis of the Tragedy of Hamlet by Shakespeare

CHAI Jun

(The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 Unlike traditional ways, when looking into the tragedy Hamlet, the author doesn't praise the main character, just the opposite, he sets a new value on the so-called indecent role Clodith who has been looked down upon as the king-killer for hundreds of years. Besides,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play from two different angles is made.

Key words Hamlet; Clodith; sovereignty; king-killing; tragedy

莎翁一生有四大悲剧流传于世,它们是《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与《麦克白》。其中《哈姆雷特》可以说是莎翁的惊世之作,在四大悲剧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反映了人文主义理想同现实的矛盾,具有广泛的社会概括性和批判性。该剧通过生动而又个性化的戏剧对白,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了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形象。这部脍炙人口的名剧,几百年来一直深受世界各国读者的喜爱,也一直是文学评论家们关注的对象。

本文试图就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导致哈姆雷特复仇行动 迟缓的真正原因

《哈姆雷特》的主题是复仇,其中老国王是受害者,新国王克劳狄斯——老国王的亲弟弟。哈姆雷特的亲叔叔是凶手,王子哈姆雷特是复仇者。剧中颇让人费解乃至让评论家们无法达成一致的焦点在于哈姆雷特对复仇行动的一再拖延。戏剧一开始哈姆雷

特便从亡魂处获知父亲被害的详细情况,此后就不断地寻找时机,督促自己实施行动。尽管他最终做到了这一点,却是以自己身陷绝境,酿成了更大的悲剧为代价的。且这一过程花费了数周也许是数月之久的时间。这样便产生了疑问,既然已下定决心要报仇雪恨,为何还要一再拖延,不立即实施复仇行动呢?对于这一问题,评论家们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鲜有服众之观点。

其一是,一些人认为戏剧的传统导致复仇势必拖延。众所周知,戏剧的套路一般是:开端,发展,高潮,最后到结尾。试想,如果不拖延迟缓使剧情迭宕起伏,而在一获知父死的消息后,立即就诉诸行动报仇雪恨,这样就势必缺乏剧情发展,整出戏将在几分钟之内就草草收场。这显然不符合戏剧的特点,就不成其为戏剧了,也就不会有《哈姆雷特》这出戏了。这一解释听起来言之凿凿,似乎合情合理,但实际的问题在于哈姆雷特自己也将注意力集中在拖延这一点上,并且不停地为自己的优柔寡断焦虑自责。尽管对

于整出剧的具体时间框架我们无从知晓,但从第一幕到剧终似乎过了很长时间,这其间我们可以捕捉到一些时间流失的信息。比如:使节出使挪威又返回,哈姆雷特远航之后又重回祖国等。另外,在《哈姆雷特》剧中还有一个与哈姆雷特有着相似命运的人物,他就是年轻的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他们二人的父王都是过早地死于意外且都发誓要为父亲的惨死报仇雪恨。然而,他们二人具体的复仇行动却完全不同。哈姆雷特在得知父亲死于谋杀之后便许诺复仇,然而他却一再等待直到确定他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之后,才企图向克劳狄斯报复。甚至在对克劳狄斯就是杀人凶手这一事实已确信无疑之后,哈姆雷特仍然犹豫不决。与此相反,福丁布拉斯则是在戏剧的开始便展开了复仇行动,他的复仇行动甚至在整出剧尚未拉开帷幕之时就已经进行了。第一幕伊始,我们就从霍拉旭处得知年轻的福丁布拉斯已经在准备对丹麦王国的复仇行动了,他要为父亲讨还血债并夺回挪威先前失去的土地。哈姆雷特和福丁布拉斯年纪相仿处境相同,应该说,任何一个有尊严的血气方刚的王子面对这样的境况都会为维护父亲的荣誉与尊严而采取行动,但哈姆雷特对待父亲惨死的态度却截然不同。由此可见,将哈姆雷特对待这个问题的反常的行为归结为戏剧的传统使然,这个解释过于简单化了^[1]。

其二是客观原因说。持有此说的人认为,拖延是确有其事,但这仅仅是因为哈姆雷特一直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机会使得复仇能得以顺利进行,他必须等待时机。实际上,哈姆雷特是有机会接近克劳狄斯的,甚至是在克劳狄斯毫无戒备的时刻。如在第三幕第三场中出现的情况,他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接近克劳狄斯而复仇得手的。就哈姆雷特自身而言,剧中也丝毫没有暗示到他的复仇遇到了什么客观存在的外部困难,这一点,可以从剧中另一情节得到佐证:雷欧提斯的父亲也是被克劳狄斯杀死的,当雷欧提斯回来替自己的父亲报仇之时,他很容易就可接近克劳狄斯,并能在倾刻之间就将仇人的性命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见第四幕第五场)。试想,如果雷欧提斯能够这么快地威胁到克劳狄斯的生命,那么,为什么哈姆雷特就不能快刀斩乱麻,血刃仇敌,报仇雪恨呢?显然,认为是客观困难阻碍了哈姆雷特的复仇行动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2]。

其三便是所谓的精神分析说。其实质乃是,哈姆雷特具有俄狄浦斯式的恋母情结,因为克劳狄斯所作所为:弑君、篡位、夺母,正是哈姆雷特自己潜抑

良久的童年欲望的实现。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源于弗洛伊德。

在弗洛伊德看来,人格内部分为三个层次: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一种脱离外部现实的潜意识的自然的需求,是各种本能的驱动力之源。人们必须通过学习,超越本我的冲动,以达到社会认可。被社会认可的本我即是自我,或曰,自我是协调于本能的需求和外部现实的冲突之间的一种境界。而超我则更高于自我,是人们的良心、道德和自我理想,叫人们明辨是非,区分善恶。超我和本我一样是非理性的,只有自我履行现实的要求,是理性的但又常常被本我和超我压制^[3]。

弗氏在其理论专著《梦的解析》中提到,我们早就注定第一个性冲动的对象是自己的母亲,而第一个仇恨的对象是自己的父亲。他认为儿子在成长过程中要同自己的父亲竞争母亲的爱与关注,恋母情结不仅包括对母亲的强烈的欲望,还包括对父亲进行报复的一种惧怕心理,对母亲的非同寻常的欲望的罪恶感以及在内心诅咒父亲的负疚的心理。渐渐地在成长过程中,本我和超我的觉醒也许会压抑住孩童时期原始的冲动,成功地将对母亲的性冲动逐次收回,并渐渐地忘掉对父亲的嫉妒心。就这样,我们将儿童时期的原始欲望尽其所能地予以抑制,而不至于变成心理病症或像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王那样真的实现杀父娶母的悲剧^[4]。

持有这一观点的人(包括弗洛伊德)认为,隐藏在哈姆雷特背后的驱动力正是俄狄浦斯情结,即心理学上的恋母情结。所不同的是,在《哈姆雷特》里,一切均被潜抑着,惟有运用精神分析法,就像发现心理病症病人的有关事实一样,透过这种过程中所受到的抑制效应才能看出它的存在。

他们甚至在《哈姆雷特》中寻找到了一些“证据”来揭示主人公哈姆雷特具有恋母情结:第一幕中,早在他还不了解谋杀事件真相之前,他便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当中,他对世界不再信任以至于想到要以自杀来了结此生;对母亲的再婚痛心疾首,不是诅咒便是嘲弄(第一幕第二场)。他们认为,哈姆雷特以一个不是儿子的身份对母亲进行谴责,以及过份关注母亲的再婚生活(如第三幕第四场哈姆雷特在王后寝宫的行为)是违背常理的,它有力地表明哈姆雷特在潜意识里对其母的性倾向。这些人甚至还拿出哈姆雷特与奥菲莉亚的情感纠葛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认为哈姆雷特爱上奥菲莉亚是因为他在她身上找到了自己母亲的影子:天真、纯洁、柔弱、美丽。对奥菲莉

亚的斥责(第三幕第一场),表现出他的性变态,因为他对母亲的失望与怨恨使他无法再去爱别的女人,也就是说,哈姆雷特更加渴求的是母亲而非奥菲莉亚对他的爱……

正是由于恋母情结的作用,哈姆雷特在童年时希望独占母亲的愿望使他将父亲当作情敌想要除去。这种心理在成长过程中由于社会道德伦理及教育的因素被压抑下去,潜伏在意识中。只有当叔父克劳狄斯而非哈姆雷特自己完成了俄狄浦斯行为,即杀死其父娶其母时,这种潜意识的情结才开始发生作用,也使他意识到了自己在潜意识中也有杀父和乱伦的欲望。这两种恶欲的压抑使他无法自处,对叔父的仇恨也被良心的自遣不安所替代。一方面哈姆雷特看到自己的复仇动机并不纯洁,不代表社会的正义,这使他在良心上自我谴责。另一方面,克劳狄斯所做的就是他哈姆雷特从童年起就一直想要做的,自己就是克劳狄斯。因此,哈姆雷特陷入了种种复杂的心理矛盾中,从而在客观上造成了他行动上的拖延^[5]。

笔者认为,尽管精神分析说拿出弗氏理论及剧中的“证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但它仍不免有些牵强附会、苍白无力。该说的大前提错了,不能把哈姆雷特行为的迟缓归结为所谓的恋母情结。这未免太危言耸听了。当哈姆雷特获知父亲被杀的消息后,他内心原有的世界秩序一下子被打乱了,这个世界不再和他以前的那个世界一样美好,它充满了邪恶,从而不信任它甚至对它厌恶、忧虑乃至摆脱(自杀)它是一个常人的正常反应;母亲的再婚,在王后寝宫对母后的斥责及对叔父的诽谤等,也不应该看作是恋母所致,因为,不要说远在几百年前的古老的英国王朝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时期,即使是现代,在丈夫被人杀死,尸骨未寒,就贪恋床第之欢与新人打得火热,这种作法,也是不能被接受的。因此,以此作为哈姆雷特对其母有性倾向的佐证,就不仅仅是危言耸听,而简直就是一派胡言了。第三,哈姆雷特之所以“缺乏”对奥菲莉亚的感情,之所以斥责她,使她放弃对自己的幻想,就像他在行将实施复仇计划之前对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所说的一样,他已经预知到了复仇的惨烈,但却不能预知自己的生死,他不忍心使自己心爱的人的一生幸福葬送在一个不明生死的人的身上。这恰恰说明哈姆雷特对奥菲莉亚的深厚爱情,而不能妄言这是因为对母亲的失望与怨恨使他无法再爱别的女人。

既然这些观点都站不住脚,那么到底是什么导

致哈姆雷特复仇行动迟缓的呢?

笔者认为,是哈姆雷特本身性格上的缺陷,使他犹豫不决,裹足不前。正如歌德所言,哈姆雷特是代表人类中一种特别的类型——他们的生命热力多半为过分的智力活动所瘫痪,他们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家,没有成为英雄的力量^[6]。他们对付一些日常琐事绰绰有余,而在大是大非面前就显得力不从心。哈姆雷特不是一个懦夫,也不乏必要的决断能力,他可以从容地刺死躲在挂毯后的窃听者波洛涅斯(第三幕第四场),毫不犹豫地两位谋害他的朝臣、儿时旧友罗森格曼和吉尔登斯吞送上不归路,以及最后一场中他与雷欧提斯的决斗。但对于杀父夺母的克劳狄斯,却表现出优柔寡断,这是因为,他所处的地位、环境,缺乏将其打造为超乎常人的条件。不错,他是一个王子,就这一点而言,非一般人可比,但正因为如此,也就铸就了他的性格弱点,他出身皇室,过着锦衣丰食的生活,受着众人的顶礼膜拜,处在权力的顶峰,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他所想要的一切。这些在他看来,是极其自然和合乎逻辑与不容置疑的。他从未想到会有人对此垂涎三尺、虎视眈眈。当克劳狄斯从横向里跑出来,杀父夺母时,他始料不及,发誓要复仇,但却缺乏心理上的准备;他欲付诸于行动,但却不知从何下手,因此,徘徊、犹豫是必然的。在一些小事上他可以当机立断(如前所述),但在关乎父亲的荣誉、皇室的尊严及个人的命运等大事上,就茫然不知所措。一句话,他所处的环境没有将他造就为生活的强者,在弱肉强食的权力角斗场上,他只能是一个牺牲者。

由此,又引出下面这个话题:

二、谁是真正的王者?

《哈姆雷特》是悲剧,哈姆雷特是这出悲剧的主角。既然是悲剧,首先就要搞清楚何谓悲剧?在欧洲文学传统里,悲剧有其特定的含义,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给悲剧下的定义:“悲剧是模仿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和深度的行动;完美的悲剧布局应当是,其中主要人物由顺境转入逆境,这种转变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大错误”^[7]。在《哈姆雷特》中,主要人物哈姆雷特是符合这个条件的。

随着哈姆雷特的上场,一句非常有名的台词流传至今:“生存与否,那就是问题之所在”(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the question.)^[8]。它预示着围绕着王权之争,宫廷内的腥风血雨般的较量就要开始了。身为王子的哈姆雷特认为父死子承,乃天经地义理

所当然的事情。而其叔父克劳狄斯只不过是“超乎寻常的亲族,莫不相干的路人”^[8]。这一方面固然表露了他对王位“舍我其谁”的觊觎;另一方面,更表明,在几百年的封建历史中,欧洲人骨子里渗透着王本位的情结。王位被深深地打上了姓氏、家族的印记,王权等于家权。于是哈姆雷特的王权,就自然而然地被排除在嫡长子继承制的王位世袭铁律之外。在克劳狄斯看来,王权并非神赐,为什么老国王就配为人君,而我克劳狄斯则不能?于是阴谋由此而生,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弟弟杀死了自己的亲哥哥,夺取了王位;而在哈姆雷特看来,毒杀神武的老王并取而代之,是十足的“窃国的扒手”、“肥猪似的僭王”^[8];在世人看来,克劳狄斯违反了纲常,窃取了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弑君之罪,十恶不赦。在此,莎翁通过笔下的人物,将有关王权的思想,以其传统的方式展露在人们的面前。于是,我们似乎看到,逝去国王的不死幽灵在王宫上空徘徊,伴随着的是老国王谆告儿子复仇以夺回王位的声音。从而,莎翁借助于戏剧的艺术渲染力,使人们正义的天平倒向了老国王和哈姆雷特一边,而将愤怒、怨恨指向了“阴险、狡诈、残忍的小人”^[8]——克劳狄斯。

在莎翁的诱导下,我们太偏执于王权的正统观念,而忽略了一个极具实质性的问题:谁才是真正的王者?什么样的人才配继承王位?是哈姆雷特吗?——且看他的长篇独白:“像峻峻江流一样的眼泪,悲苦和沮丧的脸色,以及一切仪式、外表和忧伤的流露,都不能表达我真实的情绪”^[8]。对父亲死去的悲伤是隐含在继承王位的私欲中的。为了得到王位,友谊甚至爱情都在所不惜。在复仇的借口下,将自己包裹在难以告人的算计之中,内心的愁思无法向人诉说,因此,失去了可以吐露心曲的朋友,而成为一个犹豫、彷徨、痛苦的孤独者和无助者^[9]。在他付出疯狂的代价,而王权仍遥不可及时,他把王权拱手让给了来自异邦的敌人福丁布拉斯,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其阴暗的内心:我得不到,你们谁也别想得到。至此,一个正统的王位继承者的形象,已轰然倒塌,不复存在^[10]。

既然哈姆雷特不具备继承王位的资格,那谁才具备呢?历史早已告诉我们,一个成功的王者除了必

须具有冷静、缜密、清醒的头脑之外,更要具备极强的政治野心、权利欲望和残忍、冷酷的性格。这些被称为:“雄才大略”的“异举”真实地构造了一个极具立体感的国王的形象。而所有这一切,在克劳狄斯身上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如:这位弑君夺权的新国王在来自挪威的恫吓、威胁面前,冷静、沉着、运筹帷幄,派遣考尼律师出使挪威,并摆出一种王者特有的风范:“除了训令上所规定的条件之外,你不得僭用你的权利,私下和挪威订立逾越范围的妥协”^[8]。这一大智大勇的决断和一番铿锵的话语,将其从容不迫、临危不惧的政治家的气度勾勒得生动逼真。

以上通过对《哈姆雷特》这出悲剧的初略分析,我们似乎应该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因为克劳狄斯能够从容冷静地杀人、心平气和地策划阴谋,他才能够从历来都充斥着血腥、阴谋和罪恶的权欲的角斗场厮杀过来,夺得了君王的宝座而成为王者。在围绕着王权而展开的生死较量之中,克劳狄斯可谓老奸巨滑,一个又一个的陷阱布置得周密、无懈可击,而哈姆雷特则显得被动、稚嫩,最终死于克劳狄斯的老谋深算之中。

参考文献:

- [1] 李仁文.戏剧写作[A].李小敏.中西古典戏剧之比较[C].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
- [2] 伍冠群.哈姆雷特几点质疑[J].读书,1998,(4).
- [3] 车文博.弗洛伊德原著选辑[A].弗洛伊德.人格本元论[C].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
- [4] 弗洛伊德.西学基本经典.心理学类.梦的解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5] 胡经仪.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6] 晓月.歌德文思录.论懦夫[M].北京:中华书局,1964.
- [7] 亚里士多德.对话录.论悲剧[M].北京:时代出版社,1965.
- [8] 朱生豪.莎士比亚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 [9] 吴大魁.人性的回归[J].人民文学,1989,(8):132.
- [10] 张生阳.新世纪论丛[A].张敏.试析哈姆雷特的悲剧因素[C].郑州:中原出版社,1997.